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鐵

刘育州◎著

門

一个关于豫西名镇的传奇，
一个关于传奇人生的讲述。
为什么命运会堆砌那么多的冤枉，
来衬托磊落者的伟大？
因为坏人太坏。
因为好人太好。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啊——
天经地义，这个世界，
它以牺牲为美。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鐵 門

刘育州◎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门 / 刘育州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9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5211 - 6

I. ①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0043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0.75 字数：2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2010年,刘育州写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豫西汉子赵耕郊传奇》,我曾应邀参加过该剧的剧本研讨会。之后,育州又据此素材改写小说,三易其稿,我看过第三稿,感到电视剧的痕迹依然浓重,并未小说化,就建议他在叙述表现手法上再向小说靠拢些。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部小说的第四稿。

赵耕郊这个人物,不是作者刘育州创造的人物,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因此,这部小说,有非虚构的性质,或者就按照当前流行的说法,是非虚构小说。主人公及有些历史人物采用真实姓名,其他人物多采用化名。赵耕郊这个人物的大的关节,皆有经得起推敲的史实依据。

感动着我的,就是这个人物,就是这个赵耕郊,这种感动,从电视连续剧剧本到小说的阅读中,一直在持续着。

赵耕郊,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宜阳县盐镇乡刘岭村,2012年逝世。他的生命穿过一个世纪。生于乱世,长于战乱的赵耕郊,他的生命注定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血肉相连着。就是在这种血肉相连中,他的生命闪耀着令人感动之光。

小说的题名由电视剧本的《豫西汉子赵耕郊传奇》改为《铁门》,也是改得好的。铁门,新安县就有个铁门镇,距赵耕郊的宜阳县盐镇刘岭村不算远,为张钫(张伯英)将军的家乡。赵、张两家还算有点亲戚关系。但这里的铁门则不是实指,带有一种抽象的意味。一出铁门是指出了国民党劳动营的铁门。二出铁门是指去赴日军在铁门镇设下的谈判鸿门宴,化险为夷地破了日军要杀他的局,安全出了铁门。三出铁门,则是指出了因受诬陷而陷入的一十八年冤狱之铁门。三出铁门,抓住了赵耕郊命运的三个节点,勾画出了这个共产党人的忠诚灵魂。

乱世,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豫西山区,是乱世的集中体现,为乱世的典型环境。国民党、日军、伪军,土匪也丛生,各路土匪占山为王。

T 铁 门 Tiemen-tiemen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是在这种乱世典型环境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赵耕郊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塑造成他自我的人格。

作者刘育州也是宜阳县人,熟悉自己家乡豫西山区的历史、人物、山川、风情、语言等,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氛围营造上都生动传神,能吸引读者有兴味地进入阅读。试举一例,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黑寡妇,对投奔来入伙的人要进行考试,那就是让投奔入伙者头上顶一个瓷碗,让人迎面将其一枪击碎,随后检查裤裆,裤裆干者留下,裤裆湿者走人。如此传神描写,比比皆是,读者可尽情享用。

赵耕郊的冤案,直至2010年他九十四岁时才得以彻底昭雪,在名誉上恢复还原了他共产党人的本来面貌。2012年,他九十六岁时去世。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两年,内心才得以平静。竟也迸发出一个闪亮的细节。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是离休老干部,按规定在医疗上有优待待遇。他的外孙自己看病,以他的名义报销了,他得知后,勃然大怒,打了外孙一记耳光,并喝令外孙将报销款全数退还国家,否则他就不吃饭。这对于赵耕郊来说,是一种自然的爆发和流露,他绝未构思这个细节闪亮与否。这一记耳光仅仅是打向他外孙的吗?想来,不少人会为此汗颜吧。

刘育州早年从艺术学校毕业,长期在洛阳从事戏曲创作和组织领导工作,他的剧作曾屡次获奖,是一位有成就的剧作家。1984年调他来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任副秘书长,我在文联主席的任上,与育州曾多年共事。后来,我俩先后退出工作岗位,在一个老干部支部过组织生活,在一个老干部合唱团一起放声高歌,一起出游,相处比共事时更多,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年轻五岁,也已七十有八,也是个老人了。数年间,他将以赵耕郊为题材的作品由电视连续剧改为长篇小说,四易其稿,辛劳自不必说。我猜想,他也是因为被赵耕郊这个人物感动得欲罢不能吧。

《铁门》所呈现的赵耕郊的真实故事,对于阅读者,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充氧和补钙,可以健康心肺和强壮筋骨。我作为读者,读后就有此等感觉。

将赵耕郊镌刻留存在文字中,我以为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劳作。作为读者,我感谢育州的辛苦,乐意写下以上的简约文字,权作此书的序言。

南 丁

2013年12月4日

目 录

序	南 丁 1
---------	-------

上卷 一出铁门

考上大学回家告禀 碰见刀客村外巡风	3
匪徒挥刀伤无辜 书生夺枪惊武夫	17
无路可走想当强盗 嫌他胆小山寨不要	29
说暗语韩城带口信 劫毛驴瘫子充强人	41
意中人再次会面 花舌子又进深山	52
高冠山布下口袋阵 九指虎命丧翰林坟	63
去延安学生被捕 为救人踏上归途	75
中牟一线失守 黄河大堤决口	90
赵耕郊迎娶玉珍 女同学意外登门	95
城门外有惊无险 兵站内拨云见天	108
新媳妇管家老少拥护 鲁木匠进院兄弟反目	120
便衣追踪遭遇凶险 弟兄护宅转危为安	128
装夫妻肩上挑重任 变看护投奔新四军	137
被拦截关进土窑洞 钻便池逃出劳动营	146
越狱重犯不放 将军担保还乡	157

中卷 二出铁门

受怀疑并不沮丧 拉起了抗日武装	169
攻打新安旗开得胜 日军报复盐镇用兵	181
抢民女磨子犯军纪 劈草人老三命归西	192
借算卦点化匪首 战刀客敌忾同仇	201
杆子兵攻打盐镇 大学生求借援军	215
团长他爹井下丧命 护矿队长烈火永生	223
“背死猪”威震敌胆 小儿子并非汉奸	232
进铁门勇赴“鸿门宴” 抱小孩儿智脱鬼门关	239

下卷 三出铁门

上官子平豫西叛变 皮货商人来到河南	247
奉命护送李先念 又拉又打巧周旋	258
因为坚持说实话 遭人报复险被杀	271
牵涉命案离军校 从此踏上窟窿桥	281
丈夫招供改死缓 妻子抓阄配姻缘	289
劝阻犯人不暴动 立了大功判死刑	300
九十四岁终平反 松柏常青不老仙	311
后记	317

上 卷

一出铁门

考上大学回家告禀 碰见刀客村外巡风

新安县铁门，豫西名镇，坐落在洛阳通往西安的崤函古道上，陆军上将张钫的家就在这里。

将军有个表弟叫赵文升，住在宜阳县盐镇刘岭村。刘岭离铁门镇不远，离盐镇街也不远，和渑池县交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赵文升膝下五个儿子，有水地旱地三百多亩，街面上还开着盐行钱庄十几家生意。虽说是大户人家，但仍然省吃俭用。

清明过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赵文升戴顶破毡帽，穿一身补丁衣裳，到村外看庄稼。他五十郎当岁，中等个儿，黑红脸庞布满皱纹，好像陈年的核桃皮，眼睛不大，一眨一眨透着精明。站在路边放眼望去，只见丘陵起伏，沟壑纵横，远处可见苍苍茫茫的熊耳山。这熊耳山从这边看过去，还真他娘的像一只狗熊耳朵支棱着。

正在端详时候，一个剃头匠挑着剃头挑子走过来，向他打听：“哎，老头儿，你看见刘岭的赵文升老掌柜没有？”

赵文升不紧不慢地走着，好像没有听见。

剃头匠走上前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声地问道：“喂！你看见赵文升没有？”

赵文升抬头，看见他贼眉鼠眼的，脸上有几个麻子，心想，凭这长相就不是个好货，便摇摇头说道：“我耳背，听不见你说的啥。”

剃头匠骂了一句：“真他娘的骚气，碰见个聋子！”挑着剃头挑子走了。

离铁门街南寨门不远，一个青年学生骑着自行车，沿着一道叫涧河的小溪走进沟口，他扎好车子，蹲在河边洗脸，仰望着东西对峙的崖头，不住地赞叹：“鬼斧神工，黑红色的石头真像一道铁门！”心想，铁门镇可能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吧？

也在小溪边洗脸的剃头匠，偷偷地打量着他，只见偏分头，白净脸儿，稚气中透着聪明，穿一身学生装，干干净净。剃头匠试着问了一声：“回家？”

学生随口回应：“回家。”

剃头匠问：“哪村的？”

学生说：“刘岭。”

剃头匠听说他是刘岭的，站了起来，拱拱手说道：“借光，请问小哥一路过来，看见赵文升赵老掌柜没有？”

学生见剃头匠打听自己的爹，便扭过脸，注意地看着他问道：“你打听他干什么？”

剃头匠拍拍剃头挑子说：“来为他老人家剃头。”

学生说：“剃头，你应该到村里去找他啊。”说完，骑上车子走了。

剃头匠朝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去啦，赵老掌柜不在家！”

赵文升走着走着，看见路上有一堆驴粪蛋儿，还冒着热气，他弯着腰正要上前去捧，青年学生骑着车子从坡上冲下来，躲闪不及，将他撞倒，学生自己也翻了个跟头，跌坐在地上。

赵文升爬起来，磕头如捣蒜：“好汉！我是赵文升，和铁门街张伯英将军有亲戚，和张伯英将军有亲戚！”

青年学生也急忙爬起来，上前去扶他：“爹，我是耕郊呀！”

赵文升抬起头，看见是小儿子，惊喜地说：“是老五呀！我当遇见刀客啦。”

赵耕郊为爹拍打身上的灰土，问道：“爹，碰住啥地方没有？”

赵文升只顾高兴，忘记了疼痛：“你爹我是地里的料礅石，摔不烂，

结实着哩。你不在洛阳学堂里念书，回来弄啥哩？”

赵耕郊说：“爹，我考上国立西北农学院啦。”赵耕郊取出录取通知书递给爹。

赵文升接过来细看，边看边说：“这个大学主贵就主贵在农字上了。回去叫你妈、你哥哥们、你嫂子们都看看，咱家也出大学生啦。”他把通知书交给赵耕郊，挽起袖子把驴粪蛋儿捧进毡帽里，准备往庄稼地里倒，赵耕郊看见，赶忙接过来。

赵文升笑着问：“你已经考上大学啦，不嫌粪脏？”

赵耕郊说：“爹常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嫌脏，我就不考农学院啦。”把驴粪蛋儿倒进地里，扭身看着爹一身补丁衣裳说道，“爹，你该换换穿戴啦。”

赵文升接过毡帽，拍打拍打戴在头上：“不出门不见客，换啥。”

赵耕郊从身上取下军用水壶，拧下塞子，说道：“爹，你老人家嘴唇都干啦，喝口水吧。”

赵文升弯腰在路边拽了几棵猪耳朵叶，擦擦手，接过水壶喝水：“这是队伍上用的水壶吧？”

赵耕郊说：“是，军用水壶。”

赵文升问：“搁哪儿弄哩？”喝完水，他把水壶交给儿子。

赵耕郊接过水壶，披在身上：“洛阳明德中学军训发的。”

赵文升不以为然地说道：“当学生不好好念书，学那些杀杀砍砍的本事弄啥？也不知道你们的校长、老师是咋当的。”

赵耕郊说：“爹，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又想占我华北，学校号召学生，学习杀敌本领，抗日救亡，报效国家。”

赵文升听到这里，点点头说：“嗯，老日的事儿我也听说过，这世道光有文的是不中，还得有武的。老五，学会打枪没有？”

赵耕郊说：“学会啦。”

赵文升问：“准头咋样？”

赵耕郊说：“军训考试，手枪射击第二名，步枪射击第三名。”

赵文升从怀里掏出一把推枪：“这是一响推，你亮一手叫爹看看。”

赵耕郊看见推枪，意外地说道：“爹，您来地里还带着枪呀！”

赵文升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赵耕郊接过枪推开，枪膛里露出一发子弹，便摇摇头说：“推枪一次只装一发子弹，太落后。我们教官的十子连手枪，一次可以装十发子弹。”

赵文升说：“枪是凶器，不可多用。防身，推枪足中。”

赵耕郊瞭望了一下，向天上开枪，一只鸽子应声落地。

赵文升眉开眼笑地夸奖儿子：“好枪法，好枪法！”

赵耕郊把枪还给爹，跑过去拾起地上的鸽子。

赵文升心里像是芝麻油里拌了蜂蜜，又香又甜，他说了声：“老五，回家。”一转身，背着手向村里快步走去。

赵耕郊推着自行车跟在后边说道：“爹，今天铁门街戒严啦，只准出不准进，说是南京要来大官儿。”

赵文升停住脚步不走了：“铁门街戒严？南京要来大官？说不定是你表姑奶奶要过大寿！”

赵耕郊问：“谁是我表姑奶奶？”

赵文升说：“就是张伯英他妈。前几天我专门去张公馆，打听老太太啥时候过寿，潘副官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啥时候老蒋来，啥时候过。今儿八成是老蒋要来啦！”

赵耕郊惊异地：“啊，蒋委员长要来？难怪从新安县到铁门街，一路上盘查得那么严。”

赵文升说：“老五，你骑着洋车先回去，把你那几个哥哥叫回家，咱今几个就去铁门街拜寿！”

赵耕郊说：“知道啦！”骑上车子一溜烟跑了。

赵文升捋着胡子，慈爱地看着远去的小儿子。

刘岭南坡草木兴旺，油菜金黄，枣刺棵里不时传出野鸡的叫声。岭上岭下一缕缕雾气渐渐散去，麦地像绿色的缎子，旱地像黄色的绸子，迎着日头闪闪发光，看来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赵家的几个长工在犁耙旱地，四野里回响着吆喝牲口的声音：

“咧咧——”

“打打——”

磨子耙地耙到地头，看见了赵耕郊，急忙喝住牛：“喔——”跳下耙，端着笑脸迎上来，“五掌柜，你回来啦！”磨子眯眯眼儿，扁平脸儿，下巴上有个疤，是他走夜路，下坡日驴的时候，被驴踢了一下落下的。

赵耕郊向四处望着说：“我大哥、二哥哩？”

磨子用手指了指两个犁地的：“那是大掌柜，那是二掌柜。”

赵耕郊向远处喊叫：“大哥，二哥，咱爹叫你们快回去！”

老大低头做活多，开口说话少，一副木木讷讷的样子，他喝住了牛：“喔——是老五啊。回去弄啥哩？”

赵耕郊说：“去铁门街拜寿。”

老大问：“啥时候？”

赵耕郊说：“回去就走。”

老大和老二商量：“老二，我在家拾掇旱地，你跟着爹去吧。”

老二身材单薄，小鼻子小眼儿，他笑了笑说：“我知道大哥怕当客。”

老大说：“规矩多，受不了，弄不好爹就用白眼翻我。”

老二说：“你是老大，不去不中。”

老大说：“就说我肚子疼。”

老二说：“爹脾气不好，装病，小心挨日骂。”

老大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卸套。”

赵家油坊盖在村边上，老远就能听见“噎！噎！”的榨油声。

赵耕郊骑着自行车来到油坊门前，看见四哥领着几个伙计在脱坯。

赵耕郊下车，喊了一声：“四哥！”

老四身子结实得像碾场的石碾，是个愣头青，他赤着双脚蹲在竹席上正忙，抬头看了一下：“老五啊。”

赵耕郊打量着脱成的坯，不像是用泥脱的，问了一声：“四哥，你脱的这是啥坯？”

老四哼了一声：“爹说是救命坯。”

赵耕郊问：“救命坯？”

老四说：“爹叫把豆饼和柿糠搅搅脱成坯，晒干垛起来，说是灾荒年用它救命。爹这是闲得蛋疼，净球瞎糊弄。”

赵耕郊说：“四哥，可不能这样说爹，无灾防灾，爹打算得长远。”

老四问：“老五，你从洛阳回来，不在家歇着，出来跑球啥哩？”

赵耕郊说：“爹叫咱们跟着他去铁门街拜寿。”

老四站起来说：“正不想脱坯哩，去就去。”

赵耕郊说：“你看见三哥没有？”

老四说：“跟着王天才去东岭打坡啦。”

老三赵耕春跟着王天才，在岭上蹿野物，他面色苍白，一脚高一脚低，不断地喘着粗气。王天才眼快、手快、脚步快、会打拳，手里掂着线枪。

赵耕春问：“天才哥，这打坡儿的枪为啥叫线枪哩？”

王天才比画着说：“这枪可以用石头压在地上，找根线绳，一头拴在扳机上，一头绑块肉，把肉摆在枪口正前方，不管是山混子、狐子、獾，只要来叼肉，拉动扳机枪一响，它就飞跑不脱。”

赵耕春说：“啊，原来线枪的出处在这里呀！”正说着，忽然一连打了几个哈欠。

王天才察看赵耕春神色说道：“老弟，你还是把大烟瘾戒了吧。”

赵耕春擦着眼泪和鼻涕：“只想着是和朋友吸着玩，谁知道玩上瘾啦。我跟着你学打拳，跑着打坡儿，就是想戒哩，可老戒不了。”

王天才忽然拍了拍赵耕春的肩膀，示意他蹲下。

赵耕春问：“有东西？”

王天才轻声低语：“别说话！”

王天才瞄准草窝开枪，一只兔子蹦了几尺高，落荒而逃。

赵耕春喊了一声：“兔子跑啦！”

王天才说：“跑不了多远，顺着血印儿撵。”

正在路上走着的剃头匠听见枪响，放下剃头挑子，拉开坐柜下边的抽斗，掏出一把手枪。

几个赶脚的是他的同伙，听见枪响，也甩着小鞭子急忙赶过来，小毛驴被打得咳咳直叫。

王天才从岭上漫步走下来。

剃头匠见是一个打坡的，松了一口气，又把手枪放进抽斗里。

王天才走到剃头匠跟前，看见他脸上的几个麻子坑，有点儿眼熟：“你……”

剃头匠看着王天才一大一小的眼睛，也有点儿眼熟，便用道上的黑话问：“你从哪里来？”

王天才用黑话回答：“我从来的地方来。”

剃头匠问：“你到哪里去？”

王天才答：“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剃头匠问：“你身上带着什么？”

王天才答：“我带着三支香和五百元现金。富有可能来找你，可是又走了。”回答完，用手指了指剃头匠身子的后边。

剃头匠见对方答话和手势无误，一下子想起来了：“你是花舌子！”

王天才也想起来了：“你是麻师爷！”

剃头匠抱拳施礼，说：“可真是山不转路转啊，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了王大哥！”

王天才抱拳还礼，说：“前几年上山赎票子，多谢麻师爷帮忙。”

剃头匠说：“你当花舌子，也是为山上添财嘛。”

王天才说：“哪里，哪里。”

赵耕春掂着兔子从岭上跑下来：“天才哥，真的打中啦！”

剃头匠打量着赵耕春，问：“这位先生是……”

赵耕春打了个哈欠：“赵……赵……赵耕春，刘岭的。”

剃头匠说：“请问，赵文升赵老掌柜是……”

赵耕春说：“是家父。”

剃头匠急忙拱手：“失认，失认，原来是少掌柜！在下来给他老人家剃头，想不到贵人难见。”

赵耕春又要打哈欠：“我爹在，在……”

王天才暗中向赵耕春使眼色：“我好像看见他老人家往盐镇方向去啦。”

赵耕春说：“那一定是到俺家的盐行和钱庄去啦。”

剃头匠得知赵文升的去向，喜不自禁：“多谢少掌柜指教！”向王天才拱拱手，挑起剃头挑子急急忙忙地走了。几个赶脚的赶着毛驴随后紧跟着。

王天才看见剃头匠一伙人走远了，跺着脚埋怨赵耕春：“赵耕春，我的憨公子，你知道那个剃头匠是谁吗？”

赵耕春见王天才跺脚，一头雾水地说：“是谁啊？不就是个剃头的嘛。”

王天才说：“他是熊耳山女架杆儿黑寡妇的师爷，麻三坑！”

赵耕春大吃一惊：“啊！是个土匪头子？”

王天才说：“那几个赶脚的是他的同伙儿，一块儿下山巡风来了。”

赵耕春问：“巡风？”

赵耕春说：“你们赵家是大户人家，他们要拉你爹的票子！”

赵耕春着急地说道：“啊？他们到了盐镇，一定会找到我爹！”说完就要转身走。

王天才拦住他，笑了笑说：“你爹没有去盐镇，我哄兔孙们哩。”

赵耕春擦擦头上的虚汗：“多亏了天才哥，吓死我了！”

王天才说：“快回去报信，叫你爹躲躲。”

赵家三进四合院，卧砖到顶，五脊六兽。

客厅门口两边镶嵌着一副对联：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圣人厚德载物。横额是：耕读传家。